

#7  
439431

# 魏 海

著 夫列波梭  
譯 寒 白



梭波列夫著

(Леонид Соболев)

白 寒 譯

海 魂

(МОРСКАЯ ДУША)

上 海

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

一 九 四 六 年

## 關於梭波列夫和他的「海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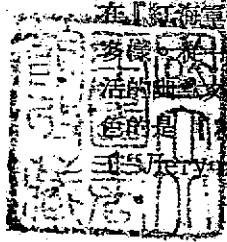
李奧尼德·梭波列夫的短篇小說集『海魂』

問世於衛國戰爭第二年。書中的主人公是與蘇維埃祖國的敵人英勇作戰的蘇聯水兵。『海魂』完全是一本現代的書。不論在題材方面，在書中所含的情感與思想方面，它都是現代的。作者梭波列夫是蘇聯海軍軍官，他是蘇聯最顯赫的海洋小說作家之一。他的書在蘇聯很風行。梭波列夫的文學事業與傳記是和蘇聯海軍相密切聯繫的。一九一八年，梭波列夫畢業於彼得堡海軍學校。從那時起，一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他不斷地在海軍中服役，主要是在波羅的海艦隊下列各軍艦上擔任舵手：水雷艦『藍姆森』號，練習艦『共青團員』號和主力艦『十月革命』號。

從前，描寫海洋的俄羅斯作家並不怎麼多。現在的範圍擴大了。海軍逐漸產生更多的文學家。梭波列夫也是其中之一。梭波列夫的一切作品都與海洋有關，船艦乃是他慣常所描寫的地方和他日常的興趣所在。梭波列夫在這裏的時候猶如在自己家裏一樣。他熟悉船上生活的一切細節，熟悉技術，駕駛方法，海員的切口，職業心理的特點等。假使不熟悉這一階層的生活，沒有在海軍中服務多年，這一切都是很難做到的。

梭波列夫第一次發表的作品是短篇小說『有益的習慣』（“Полезная привычка”）。這一篇小說發表於一九二六年的『紅海軍戰士』雜誌（“Краснофлотец”）上。從那時起，梭波列夫就開始經常在『紅海軍』報（“Красный флот”）和『紅海軍戰士』雜誌上工作，他在『紅海軍戰士』中主持幽默欄。這一個時期他的文學工作的形式非常

多端。自一九二七年起，梭波列夫在海軍中就以寫作取材於波羅的海生活的散文出名。這一個時候他發表了幾篇短篇小說。其中比較出色的是『糖』（“Сахар”）（後來經過改作而以『飛行的荷蘭人』（“Летучий голландец”）出名）。小說中描寫的是關於一九一四



№57439

——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時代俄國波羅的海艦隊軍官們的事。這裏作者還不過是在鍛鍊自己的筆鋒。小說中反映着吉伯林學派的影響。不過小說『糖』却由於非常熟悉材料而引起了廣大的注意。

作者所蓄積的生活與文學的經驗驅使他進一步創作更巨大的藝術品。插曲性的描寫已經不能滿足梭波列夫。一九二八年，梭波列夫完成了一部長篇小說『歷史性的需要』（“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這部小說在後來作者的文學生活中是有過很重要的意義的。他在寫這部小說的時候，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必需擴大『創作陣地』。寫作長篇小說的時機成熟了。

梭波列夫於一九二九年開始寫作長篇小說。於是『大修理』（“Капитальный ремонт”）誕生了。短篇小說『糖』的主人公水手長聶托波爾朱克（Негпорчук）也是這一部長篇小說的人物之一，不過他已不是最重要的人物，因為該小說的創作計劃擴大了不少，而且小說的總的課題也改變了。這時梭波列夫在波羅的海上擔任作戰部副部長。他這部小說是在夜裏工作之後的業餘時間寫的。這部作品使作者獲得了廣大的聲譽，甚至於在歐美都聞名。

『海魂』中所包括的速寫和小說是梭波列夫在最近幾年中所寫的。書中所描寫的是蘇聯紅海軍生活中的各種插曲：關於第一代的蘇維埃海員，關於舊俄海軍軍官出身而加入蘇聯海軍的指揮員踏進新環境的第一步，但是佔據該書中心的是在蘇聯衛國戰爭時代所寫的素描和小說。譯者在這裏所選擇的幾篇在書中是以『海魂』為總題的幾個短篇小說的全部，這在書中可算是中心的中心，因為它在書中是那一部份描寫衛國戰爭的短篇小說的中心。這一部份寫的最好和最有力，最使讀者感動。

『海魂』的材料，梭波列夫是在蘇聯人民英雄主義的大海洋中搜尋到的。當奧地薩和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的時候，他是衛國戰爭史中的這些英勇事蹟的直接目擊者。這是些最緊張的日子。在這種人民歷史生活的緊要關頭，人的靈魂顯露得特別深刻和清晰，人的真實的本性也表現得最完全。『海魂』中的許多小說之所以令人感動，不單是因為對事變作了大膽的描寫，而主要是因為作者刻劃出了處在精神生活頂點的人。這是生活的畫幅。所以『海魂』結果成了雄辯而真實的作品。

短篇小說集『海魂』曾於一九四三年獲得史大林文學獎金。

## 海 魂

穿橫條子水手衫的紅海軍戰鬥員的這一個又詼諧又親熱的渾號在海軍裏早就有了，它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獲得了新的意義，深刻和英雄的意義。

在奧地薩（Одесса）的塵土揮揚的塹壕裏，在列寧格勒（Ленинград）城下高大的松林裏，在莫斯科（Москва）入口處的冰天雪地中，在西伐斯托波爾（Севастополь）山麓燬林的亂草叢中，——我從那鬍鬚是偶然敞開的茶褐色大衣，棉衣，皮襖或者軍裝的襟中到處看見那親愛的「海魂」的藍白小條紋。把它著在戰爭給水兵穿上的任何制服的裏面，這成了一種不成文法，一種傳統。而且像產生於戰爭中的任何傳統一樣，「海魂」，條子水手衫是表示着許多意義的。

這從內戰時代起，從革命水手的鷹隼似的後裔起就傳下來；那時前

綫正滋長着亟亟可危的威脅，紅軍把一切能够打仗的人都調到陸上去，海員們在最最吃重的地點迎擊敵人。

在前線上，看了這些遮在寬闊的胸脯上的藍白條子就可以把他們辨認出來。在這胸脯中憤怒和憎恨地熾燃着海軍的靈魂——愉快和果敢的紅海軍的靈魂，準備隨時慷慨赴死，不知道慌亂和萎頓，布爾雪維克，少共團員和忠於祖國的子胥的忠貞的靈魂。

海魂——這就是果斷，智慧，勇往直前和堅韌不拔。這是愉快的大膽，藐視死，古往水手的狂暴，兇殘地仇視敵人，海魂——這是真摯的戰鬥友誼，準備援救傷者，支助作戰中的同志，以胸脯保衛指揮員和政治委員。

海魂——這是到處努力想做前驅者和優秀份子的人們崇高的自尊。這是一種愉快，自信和幸運的人的魅力。他們有點讚賞自己，有點偏愛效能，偏愛光輝漂亮，偏愛諛語嬉戲，這種「有點」並沒有什麼不好。在這種自大和故意的漂亮中有一個又好又簡單的原因：驕矜於自己的帶子，驕矜於自己的船艦的名字，驕矜於那內戰時以水手所建立的傳奇似的豐功偉績震驚揚威的「紅海軍戰鬥員」這幾個字。

海魂——這是對生命的巨大的愛。懦夫是不愛生命的：他祇是怕失却它。懦夫並不是爭取自己的生命：他祇是保衛它。懦夫永遠是消極的，——正就是由於缺乏行動，所以因此而摧殘了他那無人需要的可憐的生命。壯士却相反，他是熱情地和真實地愛生命的。他非常懂得，在作戰中保全生命的最好方法是比敵人更大膽，更機警和更矯捷，他以一切的果敢，堅韌和考慮來爭取它。

海魂——這是努力爭取勝利。水兵的力量是不可擋的，是百折不回的，是有目的的。所以敵人也把陸上的水兵喚作「烏雲」，「黑無常」。

假使他們進攻——那末就無論如何要把敵人顛覆。

假使他們防守——他們就要守到最後一個人，使敵人大驚失色於他那不可思議和為敵人所不能理解的不屈不撓的精神。

當水兵們在戰爭中死的時候，他們死得使敵人驚駭：水兵看見自己面前有多少敵人，就迫多少敵人和他一同死。

這裏面——在果敢，英勇和高傲的海魂中存在着勝利的泉源之一。

## 一 帶七星槍的菲佳

在攻擊西伐斯托波爾的白熱化的時日，有援軍從城裏開到前綫來，從港口和海軍根據地開來的紅海軍戰鬥員，青年志願兵和中年的工人，復原的（或者做出復原的樣子的）傷兵，——一切能够打仗的人都跳上卡車，冒着砲火連天的危險，沿着山路風馳電掣而去，跳進戰壕。

這一天，在海軍第三團裏，德國人進攻的次數算都算不清了。在第五次或第六次之後，水兵們自己衝上前去反攻一個高峯，這高峯就是德國人從那裏以側翼的砲火攻擊該團的地方。在有一個戰壕裏，紅海軍戰鬥員們在把法西斯蒂遺下的一挺禁口不響的機關槍掉頭對準法西斯蒂的時候，在機關槍旁邊找到了一個蘇維埃戰士的身體。

他戴着兜帽，穿着茶褐色的軍裝。但是當解開他的胸襟，搜尋文件的時候，在胸襟下看見了熟悉的海軍水手衫的藍白條子。水兵們脫下自己的無舌制帽，用眼巡視這曾經進行過實力懸殊的戰事的地方。

四周狼藉着法西斯蒂的屍首——全體機關槍手和那些看樣子像是跑到這裏來援救的人，有一個下士的胸口插着一把德國刺刀。這陣亡的水兵揚手握着一顆德國手榴彈；有一枝敵人的自動槍橫在旁邊，它所有的子彈已經打法西斯蒂打光了。腰帶上插着一枝空的七星槍<sup>●</sup>，端端正正的用細皮帶繫繫在手槍袋上。

這時有人低聲說：

「這大概是那個……帶七星槍的菲佳（Федя）……」

他在正常要進行反攻的時候出現於第三團，同伴們記住他的正就是看了這一隻曾經引起過許多笑料的七星槍。從卡車上一下來，他就直追着第三團的水兵們去打仗。起初看見他在前面：他揮着自己的七星槍，回過頭來呼喊著什麼話，他那年青的臉上熾燃着進攻的狂喜。有人後來發現，他手裏出現了一枝德國步槍。他把步槍的刺刀向前傾側着，站直着全身獨個兒向機關槍巢衝去。

現在在這裏被他打下來的機關槍旁邊數十個被殲的法西斯蒂中間找

● 七星槍（Hagan）是一種七連發的手槍，一稱七星子。

到他的時候，紅海軍戰鬥員們明白了這個身世不明的黑海水兵在戰事中露了些什麼事。他將以「帶七星槍的菲佳」的名字寫入西伐斯托波爾的保衛史。

他的姓沒有打聽明白：文件流滿了血，臉給直中的一槍打得不像樣子了。

關於他祇知道一件事：他是水兵。這是水手衫的藍白條子說出來的，在這些條子下面沸騰着一顆還沒有被狂熱和果敢湧出那堅實的身體的大膽和憤怒的海魂。

## 二 水手少校

秋天在畢列柯普(Перекоп)附近進行苦戰的時候，有一個不大的紅軍部隊不得已併入毗鄰的一個海軍陸戰部隊。這一個混合部隊的指揮員是一個已經並不年輕的岸防砲隊少校。紅海軍戰鬥員們愛戴地把他喚作「水手少校」。他立刻以果敢和沉着，以自己樂天的氣質和對勝利的堅強的意志來使他們傾心向他。

「水手少校」在進攻之前，總是把他那海軍制帽的金色徽章轉向後腦。他對此是這樣解釋的：

「兩項任務。第一——法西斯蒂狙擊兵可以看不見徽章，因此就不會特地向我瞄準。第二——我的軍隊，應該明白，是在我的後面，我是在大家的前面進攻的。這樣就可以放心了，——徽章在閃耀，它指出：這裏，說是，指揮員在前面……所以一切都安好……」

他還鄭重地加上說。

「在撤退的時候，要是有一種事情發生的話，指揮員就要把軍帽戴正。戰士們向後退走，那末徽章也會向他們報告：一切，說是，都安好，指揮員最後一個退走……」

但是有一次「水手少校」迫不得已而自動更改了他這一個規律。

這混合部隊墮入了包圍。敵人的包圍圈緊縮着，把它向岸邊壓迫。到夜，水兵們和紅軍戰鬥員們在海邊佔住了最後的陣地，建立了防綫，決定在這裏守到底。



在許多天且戰且退的戰事中，部隊來到了岸邊的什麼地方，——這是很難說的。小灣，江口，湖，海口等在地圖上亂七八糟的絞在一塊，地勢上——同樣的全是些蘆葦，矮樹和水。明白的祇有一點：前面和兩旁邊有敵人在進迫，後面是海。沒有地方可以後退。

結果要早晨看到，那時德國人將緊壓兵力來殲滅那終於墮入囊中的「黑無常」。暫時一切都安寧，射擊停止了。夜裏風燼月明。黑海透過蘆葦和矮樹，照耀出了那對於部隊毫無用處的到西伐斯托波爾去的寬闊和自由的大陸。

空曠的遠方誘人向它注視，部隊的戰士們沉默地望着海。但是假使紅軍戰鬥員們憤懣於那結束戰事和生命的障礙而痛苦和悽愴地掉頭離它而去的話，那末水兵們在和海告別的時候，會懷着惆悵和希望向它注視，還相信它是不會出賣和會給以援手的。

但是在那銀光泛泛的月夜的海上，既沒有船艦，也沒有舟艇。

「水手少校」，兜過前哨，和軍事委員並排倚在蘆葦中的營帳上，也對黑海望起來。他全部的戎馬生涯——從內戰時他加入水兵隊做青年志願兵和沿着就是這一帶狹隘的水峽和部隊一同衝入克里米亞(Крым)的那些日子起，——都是和海有關係的。在二十年中，他每天在大砲的瞄準器中，在距離測定器中，後來又在指揮員的望遠鏡中或者當家管能够和他一同住在海防砲台上的時候在窗裏的花叢中看見它。現在他想想是最後一次看見海了，這種心思他覺得很怪誕。

軍事委員看樣子好像猜到了他的感覺，或者也許，那一望無際地展開在那遼闊的海上的月夜的穹蒼使他心痛。他高聲地嘆口氣說道：

「唉，弟兄……好水……」

「好，」少校說，於是他們又沉默了好久。

在這一個夜裏，兩人都有許多話想互相傾訴，這一個夜，勞斃兩人都很明白，這是一生中最後的一夜。不平凡和瑰麗得像詩一樣的話自然而然的在心中生出來，但是却無法把它說出聲來。

談話裏祇有過去——沒有將來。談話裏有着遠方的心愛的人——而對於那些並排躺在蘆葦中和相信這兩人在商量怎樣挽救部隊的人，在談話裏却没有他們的地位。壯麗和親愛的海以它那茫無涯涘的雄偉氣勢

召號爭取生存，必需要找取突圍的出路。但是出路沒有——對自己那種難堪的憐憫在心中高漲起來，如果把這些徘徊於心中的說大聲說出來，聲音是會顫抖和眼睛是會發光的。

所以兩人說說別的話。

「現在是什麼風，」軍事委員說。「海上大概有暴風雨。」

「大概有暴風雨吧，」少校答道。

於是他們又默然了。後來少校抬起頭來，帶着一種意外的和活躍的好奇的樣子看了看海，以致於軍事委員不由自主地也跟着他抬起身來，低聲說，他不相信有希望：

「有船嗎？」

少校把臉轉過來看他，軍事委員在他那給月光照耀着的眼睛裏發現了那種熟悉的愉快的狡黠。

「軍事委員，」少校懷着莫大的譏意說，「你當真以為這是海嗎？」

「要不然是什麼，是草原嗎？」軍事委員不高興起來。「當然是海。」

「唉，你這海魂！」少校搖了搖頭。「海和水潭也分不出！……要是我們坐在海邊，滾着這樣的浪，也就好了！懂嗎？」

「一點也不懂，」軍事委員老老實實的說。

「哦，那末你想想明白吧。你的燈還可以用吧？」

少校從自己身體底下抽出營帳的布，用來連頭蓋住了自己和軍事委員。

當機關槍排排長走來報告說火點都已經準備好作戰的時候，他看見沙上有一個四足大頭的怪物。它咽鳴着兩種聲音，像紙頭似的悉悉索索的響着。後來它發出少校的嘹亮動人的笑聲和軍事委員的低沉的響音，裹住了腿，少校跳起來，把地圖藏入圖夾裏。

「壕溝掘好了嗎？」他活潑地問道。「很好！把所有的機關槍拖回來放到水旁邊去……」

過了一個鐘頭，部隊的戰士們當心地，竭力想不要撥水出聲，把自動槍和步槍舉在頭頂上，一個一個齊胸沒在冷水裏走去。機關槍放在繫在一起的步槍上抬走，有五挺還架在矮樹林中，掩護撤退，旁邊躺着一名軍事委員。

德國人壓迫部隊退到的海却原來是一個平靜的小江口。風在水上把無舌軍帽的帶子吹得筆直，但是江口滾動的祇是無壽的漪瀾。真正的黑海却在那狹窄的沙灘的後面咆哮和滾動。

這雖然是撤退，不是進攻，少校這一次却把制帽的徽章掉轉向後，走在前面。徽章在月光中閃耀，給部隊指示着道路，「水手少校」被水浸沉到喉嚨口地，用腳探索着到西伐斯托波爾去的路，像二十年前他渡過西伐塞（Сиваш）和初次知道並不是一切遼闊的水都是海那樣的渡過那無名的江口。

### 三 未發的無線電報

小汽艇「海上的獵人」墮入了厄運。它被派到一處被敵人佔的岸邊去進行夜戰。路上它遭遇了暴風雨。那汽艇穿過大風大雪和那被殘酷的風所掀起的白浪。它混身凍結了冰——並又鑿破了冰。它把水吸了進去，又撥去。但是任務它是完成了。

當它回來的時候，風轉變方向，又是迎面的吹括着。暴風雨迫得要化費掉過量的燃料，後來水流進了汽油箱，汽艇被帶到了被敵人佔領的岸邊。

發無線電求救——但是沒有聲音，因為無線電發報機的汽油中混入了水是無法工作的。

汽艇像人一樣的奄奄一息了。它先喪失腿。後來它又啞然失聲了。但是它的聽覺還繼續在工作。它在以太中聽見自己這一面的呼聲，它接到發報的無線電，詢問它的確實的地點，因為沒有確實的地點，在廣大的黑海中找尋一艘小汽艇是很困難的。

水兵們聽到這種搜索有兩晝夜了，但是回答也不能回答。

汽船上這時過着一種生活。它的指揮員包樸夫中尉（Старший лейтенант Попов）首先解決了吃的問題。風也許會轉向——那末汽艇要向南漂流一個星期，或許兩個星期。包樸夫命令隨便給紅海軍戰鬥員們多少鱈魚和麵包，並且不限制那存量很多的淡水的消費。他的估計證實了。向晚的時候，他問是不是煮飯的時候了，紅海軍戰鬥員們撫着

那灌滿了水的胃，回答說胃口還沒有，罐頭食物暫時藏着吧。

在最下層的甲板上，紅海軍戰鬥員們不斷地像站崗似的兩個兩個的站着。他們寬寬地撐開了腿，手中拿着一隻桶。他們竭力握住它，想使它不搖震動盪。指揮員還有一個估計也證實了：不震動的桶裏的汽油和水分清了。當心地把汽油倒出來，再把混合的水和油倒在桶裏，再把它拿在手裏，等汽油分出來。這樣子到第二晝夜末，總算獲得了一份足夠廣播一個簡短的無線電報的燃料。

這電報由包機夫準備了兩個不同的稿子。第一個是由汽船上的少共和黨大會贊同而準備在看見敵人海岸的時候拍發的：

「…日…時…分…敵岸可見於…哩之內。敵岸漸近。出路無。將戰至最後一彈並將在最後一刻自炸。誓死決不生降敵人。別矣，同志們。我候祖國，史大林同志。○四四汽船指揮員，軍事委員，船員。」

但是風轉向了，於是汽船被帶開了岸。因此發出了第二個稿子：自己的確實的地點，並且報告，無線電最後一次工作和汽船渴望救兵。救兵及時而來了。

## 四 做慣的事

位在密根茲村(Хутор Мекензь)的一二七、五高峯的前坡在地圖上註着一條謎樣的附言：「第二級隊長駕馳坦克巡遊地。」

三月初，在西伐斯托波爾許多次爭奪戰中，有一次，海軍第三團向一二七、五高峯轉取反攻。攻擊是在海濱陸軍的坦克和砲隊掩護之下進行的。那高峯圍着三層德國人的戰壕和土木堡壘。戰事在下面的一層上進行，砲隊向山頂轟擊，和法西斯蒂的砲火平行着，坦克沿着山坡爬去，撲滅着敵人的火點。

坦克中有一輛退出戰團了；車上的指揮員受了重傷。坦克從山坡上下降，停在救護部隊那裏。救護員們未及從鎗口拖出那受傷的人，矮樹林中出來了一個身材魁偉的水兵，左手上繫着繃帶，看樣子還是剛剛縛上的，他到坦克旁邊去。估計了一下情形，明白這一輛坦克沒有了指揮員，迫不得已而退出戰團，他就矯捷地爬進了坦克。

「向高峯直衝吧，別在這裏過夜，」他對駕駛員說，看見他躊躇，就威嚴地加上說，「衝呀，衝呀。我是第二級隊長，自己也會開過汽艇，做慣的事……全力向前！」

坦克向山坡衝去。它爬過了第一層和第二層德軍的戰壕，爬到了頂上，以機關槍和砲掃射着，用齒輪把法西斯蒂壓死在他們的洞裏，在那裏橫衝直撞地馳騁了二十分鐘多時光。我們的砲彈在旁邊爆炸得飛濺起來，——砲隊無論如何沒有料到我們的坦克會在頂上出現。後來坦克從高峯上急趨直竄下來，像爬上去的時候一樣，直馳到那坐着砲隊射擊校正員的矮樹林。

第二級隊長對少尉說明了自己的要求：

「少尉同志，砲隊不能轉移砲火嗎？我正要想把那些漢斯●像臭蟲似的全都壓死，可是你們却掩護，真沒辦法。毀了我的戰鬥活動……」

但是懊惱地知道他在頂上的游行妨礙了阻止的砲火，那水兵難為情地躍出坦克，捱腕地用手掌拍拍他的裝甲車：

「可惜。少尉同志，好車子……哦，對不起，攪亂了……」

於是他那壯健的手丟下了一枝德國自動槍（就是他帶了它乘坦克巡遊的），消失在矮樹林中了。關於他，祇知道他是「第二級隊長」，還有記得的是那隱現在燻黑了烟和塗滿了血的棉衣裏的水手衫的「海魂」的藍白條子。

晚上，我們企圖在戰士中把他找出來，想打聽出這一個堅決果敢的水兵是誰，但是團軍事委員笑着搖搖頭：

「徒然的事。他大概現在懊惱沒有照戰術作戰，所以無論怎麼也不會承認的。在山頂上做了些什麼事呢：據坦克手們講，有一個機關槍巢被他打得和泥土混成一起——他命令在上面迴轉馳行，而自己却用那壯健的手握着自動槍向四周掃射……真正是海魂……」

## 五 「沒有瞄準器的砲」

大家知道，每一艘船上都有着水兵們以之驕傲和一定要在客人面前

- 漢斯（Ганс）德國人常用的名字。通常就用來代表德國人。

誇耀的自己的珍寶。這或者是種外形無法重述的特別的運貨起重機，這會使人想起像是一架拙劣的飛機，因此它被叫做「傭役之翼」，或者是那從船頭到船尾的不平常的風雨廊，這就是你在嚮導艦「N」號上受到款待和保證你在任何天氣之下行走也不會浸濕你腳底的地方。有時候這是一個第一年服役的謙遜的紅海軍戰鬥員，他原來是全世界的游泳錦標，有時候相反地是一個臉上拉拉顫顫地長滿白毛的船上的木匠，他從那希莫夫<sup>①</sup>時起就在海軍裏服役了。

岸上的海軍部隊完全像一艘船。因此齊琪洛夫上校（Полковник Жидилов）在西伐斯托波爾城下指揮的那一個海軍陸戰旅裏也有着自已的珍寶。

這是一尊「沒有瞄準器的砲」。

關於它的傳說累積得多到已經弄不明白什麼地方是對的，什麼地方是莫大的海軍諷刺，什麼地方是敬仰稱頌和什麼地方不過是毗鄰海軍部隊的羨美，而並不是他們想出這一個不平常和寶貴的武器的。

有人使我相信，上校把這一尊砲帶到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陳列館去了。有人再說下去，斷定這「沒有瞄準器的砲」在庫利柯夫地<sup>②</sup>就已經

- 
- ① 那希莫夫（П. С. Нахимов 1803—55）俄羅斯海軍名將，曾參加臘查列夫（Лазарев）周遊世界的航行。克里米亞之戰（Крымская война）時，那氏任俄羅斯黑海海軍總司令。一八五三年在西諾普（Синоп）地方大破土耳其艦隊。西伐斯托波爾（Севастополь）被圍時曾受重傷。
  - ② 庫利柯夫地（Куликовое поле）在前都拉省（Туль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葉比方斯基縣（Елифанский уезд），一三八〇年九月八日，俄羅斯德米特里·頓斯柯伊大公（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Дмитрий Донской）的義勇軍和馬馬伊（Мамай）率領的韃靼人（Татары）曾在該地發生有名的庫利柯夫之戰（Куликовская битва）。結果俄羅斯人戰勝。雖然沒有能夠從韃靼人手裏徹底解放俄羅斯，因為兩年之後，蒙古名將托赫塔梅什汗（Тохтамыш）又奴役了俄羅斯人，但是這一次的戰爭是俄羅斯人第一次戰勝韃靼人，所以它的意義是很重大的。

射擊過馬馬伊，但是，看樣子，他想起了那時還沒有火器，所以謊省地說，這在歷史上還沒有證明，不過這一尊砲還是包巧姆京<sup>①</sup>運到克里米亞去的，——這當然已經是毋庸爭辯的事實了。

關於它，還傳說它時常會在夜裏自己接合起來的，旁髻是神話裏的龍，它被斬成了一塊一塊，有耐心地把分碎的身體各部份貼到身上去，一面破口咒罵着無論怎麼也不能在黑暗中找到那需要的東西——一隻眼睛或者是右爪。不過，這一類的故事是從德國俘虜的口供中產生的：大概他們也這樣的講到一尊「不死的砲」，他們無論用什麼地雷火砲都不能把它毀滅。

所有這一切引起了莫大的興趣，以致於特地爲了這事，我到該旅去，想看看這一尊「沒有瞄準器的砲」和搜集關於它的確實的報告。這就是完全考證過的關於這奇物的資料，它的真實性我是可以用自己的名譽做保證的。

在葉夫巴托里亞（Евпатория）地方，密塔期馬倉庫（Склад Металлома）裏的某處，齊琪洛夫上校在秋天的時候就碰到四尊砲。這都是些完好的砲，——每一尊都有兩個品質優良的輪子，每一尊都有砲筒，甚至有開關。它們引起上校注意的最可貴的質素是它們非常適用的七十六糎的高射砲彈，這雖然在該旅裏有着許許多多。它的缺點是構造陳舊（1900年式）和沒有瞄準器。

第一個原因沒有使上校不快。他斷定戰爭中一切武器都有用，問題祇是在應用的方法而已。既然砲彈對於這些砲合用，砲又可以放射，那末它們也就該射擊德國人，而不該無用地鏽在倉庫裏。

第二個原因——沒有瞄準器和絕對不可能把現代的設備裝置到這古老的器械上去——這也被駁斥了。上校聽人說到技術困難的怨言的時候，總是用那智慧的舵手的格言來回答：「沒有靈器械，祇有壞舵手！」

① 包巧姆京（Г. Потемкин 1739—91）是女皇凱瑟琳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時代的俄國名將，曾參與俄土戰役。一七八三年，包巧姆京利用克里米亞動亂，佔領汗國，併入俄羅斯，興建黑海岸防務，並開闢赫爾遜（Херсон），費奧陀西（Феодосия），西伐斯托波爾等海港。

而且他還出色地證明，他預測應用這些砲的時候——瞄準器是完全不需要的。

其中一尊砲被推出來到空地上去。這位老人驚奇於命運的轉變，砲身呻吟著施展開來，把它那視力衰弱的砲口對準了大概離開它二百米的一輛被炸彈炸傷的卡車。上校訓練好的一個瞄準砲手，像望遠鏡似的向砲口裏望着，開始指揮那些附着砲身尾部的水兵們道：

「右邊一點……再右邊一點……現在稍稍向左……停！」

接着開關咕咕咯咯的響了一下，吞下了彈藥，於是這老大的砲轟然一聲急速地射出去：那卡車跳起來倒在一邊了。

所有這四尊「沒有瞄準器的砲」後來就是這樣在吉米雪夫（Темисев）附近公路上打擊德國汽車的。它們被安放在隱秘的地方掩護旅團的撤退，它們準確地擊倒了十輛載着步兵的德國卡車，給那些四散竄逃的德國人加上了一客筆直射中的榴霰彈藥。它們就是這樣打擊坦克的，後一尊「沒有瞄準器的砲」也是這樣工作於意大利塚（Итальянское кладбище）的。其餘三尊毀於戰事中：它們在翻山越嶺的時候不得已遺棄了，因為那裏比較現代的砲需要曳引車。不過第四尊，上校還是運到了西伐斯托波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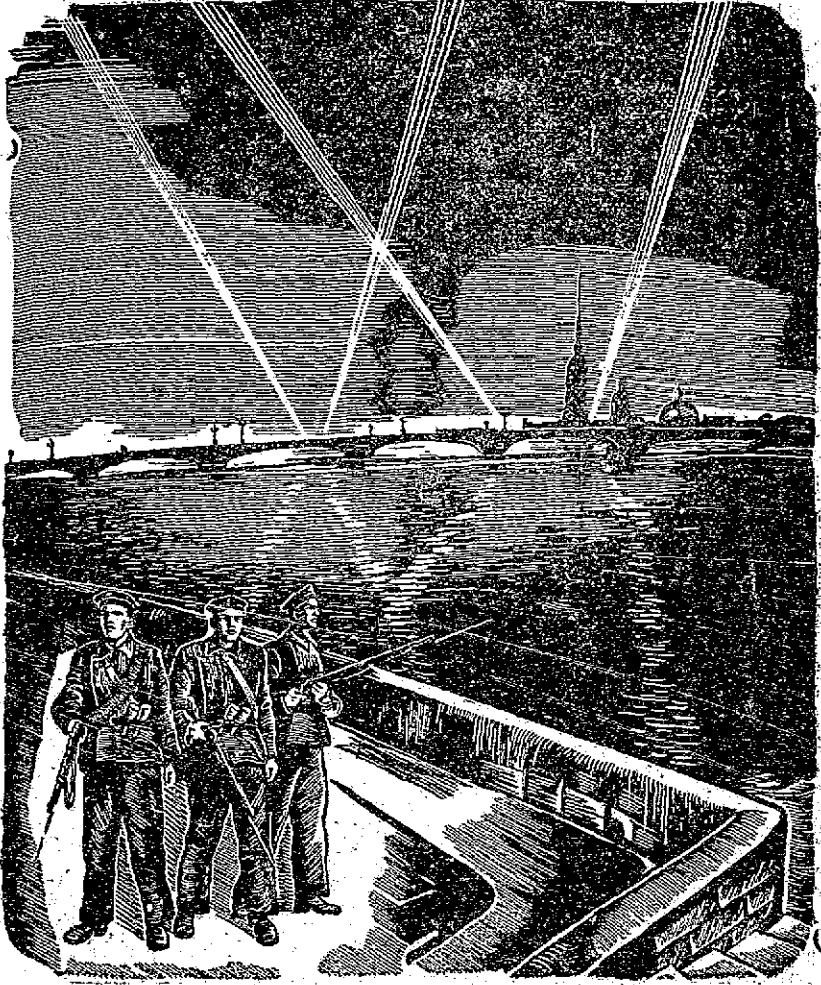
這裏它受到了新的任務：像游擊砲似地工作。它被安置在離德國戰壕二三百米的地方，選擇當砲隊開始打擊德國人的時候，就把它加在總的吼聲之下。在暴跳如雷的德國人沒有探測明白這「沒有瞄準器的砲」的地位的時候，它那些小的，但是兇猛的砲彈却準確地掉在塹壕裏。於是它受到了颶風似的彈雨。

夜裏，水兵們從蓋住了它的泥土中把他們那尊「沒有瞄準器的砲」掘出來，把它架好，聲息全無的把它拖到一處比較迫近德國人的新的地方，在旁邊為自己掘了可靠的掩蔽所。德國人頭上又驚愕地受到了那不死的砲的準確的砲彈——這樣反覆不已的從頭開始着……

旅軍事委員，旅政治委員葉赫拉柯夫（Ехлаков）高傲地對我描述自己的愛物，他強調地說：

「是金子，簡直不是砲。德國人向它一次放了一百五十枚砲彈，但是毫無辦法。砲手躲在掩蔽所裏抽煙，至於它這小鴿兒，這種射擊對它





蘇聯海軍保衛列寧格勒。

毫無危險。你自己想想看：瞄準器沒有，反射瞄準鏡沒有，細小的零件沒有，各種操縱器沒有。有的祇是砲筒和輪子。但是祇有用直中的射擊才能擊毀它們。直中射擊還沒有來過，然而對於彈片，它却只是出聲地打打噴嚏……明白嗎？實際上一切都明白了。

## 六 軍事委員的禮物

我們坐在意大利綏附近一個被毀的茶室的地下室裏，這地方有點像是第三營海員們的俱樂部。狙擊員華西里葉夫（Васильев）把他自己的一本記事冊給我看。這冊子裏祇有數目字。譬如，記錄 14—9/1—2 表示十四日華西里葉夫擊斃九個兵士和一個軍官和擊傷兩個（什麼人——是軍官還是兵士——華西里葉夫由於自尊心的關係沒有註明：打不中，不很爽脆的工作！）。他告訴我，他是怎樣和迫擊砲手們說定的，——他們放排砲打戰壕，而他却打從壕裏逃出來的德國人，——他怎樣的搜索小徑，怎樣的爬出來到山巖斜面上自己的陣地裏去，——他一面講，一面時常譴美地用目光掃到「俱樂部」的一個角落裏。

那邊半明半暗裏奏着手風琴，旅軍事委員在跳舞。這是他的憩息。

軍事委員是一個怪人，是精力的結晶，是一直渴望展開並且引誘別人跟他一同展開的彈簧。隨便在前綫什麼地方，無論他領我到什麼地方去，我總感覺到一種活躍的生氣，不能比擬的樂趣，同時也有一點摠心牽望，不要軍事委員在這時說出那句說慣的刺人的話：「鷹<sup>◎</sup>都入睡了嗎？幹嗎不掃蕩弗里茨<sup>◎</sup>？我現在沒有看報，也許，戰爭結束了吧？……」

我今天隨便在什麼地方看見他，他總是在「掃蕩弗里茨」。他給迫擊砲手們找到了目標，直等他們把它打倒，他又把那有名的「沒有瞄準器的砲」拖到新陣地，不安地直等到它引起一陣狂暴的，但是無用的砲火向它自己射來，（「讓漢斯們浪費彈藥的貯藏吧！」），組織偵察員夜

- ◎ 鷹（Орел）俄人對人的愛稱，謂其果敢矯健如鷹也。
- ◎ 弗里茨（Фриц）和漢斯（見前註）一樣，是德人常用的名字，這裏也是泛指一般德國兵。

裏出去捕「舌頭」<sup>●</sup>，把受傷者運到後方去。但現在他苦於無事可做，在跳舞。

「你眼上一共有多少？」我問華西里葉夫道。

「我受傷癩了一個多月，」他好像抱歉似的答道，「三十七個……實在說起來，是三十五個：兩個是旅政治委員分出來送給我的。」

於是他講道，他起初用一枝普通的來福槍射擊。當他打倒了第十個弗里茨的時候，那監視着每一個狙擊員的軍事委員親自爬到他那裏的山巖上去，想隆重地送給他一枝裝着望遠瞄準器的狙擊步槍。他和他並排在他的掩護處躺了一會，觀察着德國人的前方，找尋什麼地方可以在晚上把他們「掃蕩」。但是那裏小徑上爬出了兩個兵士，於是軍事委員忍不住了。他一響不響的拿起華西里葉夫的那枝新步槍，把那兩個人接連打死了。

「我，當然，沒有把他們放在自己的眼上，」華西里葉夫結束道。「但是軍事委員命令：『把他們，』他說，『算在自己的眼上吧。一則，我不過忍不住吧了，二則，步槍不是我的，三則，我沒有眼可算，我把他們的眼都遺失了……』」

於是我記起了旅政治委員有的是那樣的眼。

在西伐斯托波爾十二月攻擊中，旅司令站和軍事委員一同被切斷了。旅長不在（受傷了，他隔夜運走了），但是軍事委員挽救了司令部和全旅。他派出八個最果敢的自動槍員水兵爬過法西斯蒂的鏈鎖。當這八個人開始打擊進攻者的背後的時候，司令站已經被炸到了許多手榴彈，軍事委員率領了他身邊剩下的那些水兵，以砲火和手榴彈迎面攻擊敵人。「司令站周圍給軍裝纏得成了一片藍色，」——這是該旅紅海軍戰鬥員們講給我聽的這次戰事的結局。

手風琴停了，軍事委員走到我們這兒來。

「哦，談上勁了嗎？可是時光在白費着啊，」他說着，急匆匆地向門口走去。

他的棉衣敞開着，他好久以前服役紅海軍以來就沒有離開過的水手衫的藍白條子，波浪似的那寬暢地呼吸着的胸膈上昇騰起來。

● 「舌頭」（Язык）意思就是俘虜，因為他可以傳來敵人的軍情。

## 七 可怕的武器

一架轟炸機執行任務回來。在和幾架「密塞斯米特-109」<sup>①</sup>作戰的時候，它差不多化光了所有的彈藥和脫離了自己的部隊。現在它完全獨個兒在黑海上的不舒服的蔚藍的高空中飛行。

「正就是從那裏，從高空中有一架「密塞斯米特-109」向它滑下來。

第一個看見它的是舵手柯伐林珂(Коваленко)。他盡力之所能射擊了幾下之後便不作聲了。無線電員兼射手讓敵人飛近，仔細地瞄準着放射了自己最後的一些彈藥，然後他把這事報告飛行員。

「我知道，」包普柯(Попко)答道。「我們要旋轉了。」

於是飛機開始旋轉。它恰好在子彈要穿入飛機的時候，避開了那閃着光的彈路。它直線往下飛去，又向上飛騰起來。它做出它那型飛機所不可能做的姿勢。暫時這還有些幫助：它祇在翼上受到了幾個無礙的彈痕。

法西斯蒂飛行員顯然明白這飛機已解除了武裝。但是看來，他聽見過一些關於蘇維埃塔朗<sup>②</sup>的事，所以有點懼怕那轟炸機。整個競賽是「密塞斯米特」努力想趕到尾後可以準確地射擊的距離上去。

最後它做到了這一點。無線電員兼射手看見德國人筆直的釘住在尾後，所以不由自主的踏動擊鐵彈條。但是沒有東西可以用來射擊。能夠射擊的祇是敵人。這完了。

這時有一些什麼東西沿着轟炸機的胴體閃動起來。幾捲古怪的白東西向「密塞斯米特」急飛而去。它們飛過它，它們敲着它的翼，打到前面額上去。它們擊中了急轉着的推進機的渦流，爆發了一顆在陽光下閃耀的、未曾見過的巨大和緩慢的榴霰彈。這些神怪的砲彈一顆一顆從舵手的艙裏飛出來。

「密塞斯米特」急激下降到那轟炸機的尾下去，一剎時失去了有利

① 密塞斯米特(Мессершмитт)是一種德國飛機的牌子。

② 塔朗(Таран)，意即撞擊，蘇機慣於此道。

的地位。現在避開它是很容易的了，法西斯蒂立刻落後了，看來是想節省燃料以作回返之用了。

● 無線電員透了口氣，拭去了額上的汗。

「弗里茨避開了，」他向飛行員報告，並且好奇地問道：「您用什麼向它射擊的，上尉同志？」

「我們這裏沒有什麼可以用來射擊，」包普柯的聲音向話筒中回答道。「我自己也很奇怪，為什麼它避走？」

這時電話中傳來了舵手柯伐林珂的聲音：

「這是我把它轟走的。仇恨克勝的，——嘿，逃得這樣快，畜生……鬼知道，我想，要是忽然它把它們當作是些什麼新的砲彈呢？」

「這是什麼——它們？」包普柯不懂。

「傳單。我是用傳單向它扔去的，手全都扔酸了，重重的一包一包的……」

於是飛機中全體——飛行員，無線電員和舵手——都笑起來了。飛機好像也在笑。在種種方面，它震動着翅翼，在空中搖擺，髹髹一個忍俊不禁哈哈大笑的人搖搖擺擺的顫抖着一雙手。

後來，當大家笑罷，飛機擺正姿勢，在那眼睛看起來很舒服的晴朗碧藍的高空中完全獨個兒的慢慢兒向根據地飛去。

## 八 決 鬥

有一隊志願水兵在夜裏乘着降落傘降落到戰綫後方，以便在第三團海軍進攻的時候，破壞敵人的通信聯絡，擾亂士氣以及會同自己的部隊突擊敵軍，其中有一個紅海軍戰鬥員叫彼得·柯洛列夫（Перв Королев）。他很不幸：掛在他身上的那一個囊，裏面有自動槍，鉗子，手榴彈和其他種種地上必需的東西，在躍下的時刻，這囊猛烈地擊在他的臉上，柯洛列夫失却了知覺。

他醒轉來，發現自己在黑暗的天空中下墮着。他剛抽出降落傘的圈，神志又暈迷了，這樣一直到接觸地面為止。新的打擊使他甦醒轉來。他明白了，他是躺在地上，他的臉破了，血潺潺地從鼻子裏流出來，而且

一條腿痛得要命，在墮下的時候脫了臼。他像應該做的那樣設了降落傘，鄭重地在衣袋裏塞了兩方塊綢，以便拭去臉上流個不停的血。他解開了自己的襪，聽聽周圍的射擊聲，循着感走的方向走去。

走起來迫得要全身站直——腿使他不能爬，每低一次頭總要引起猛烈的流血。然而他還是能够一路上割斷了二三處通訊綫，抵達敵人的戰壕，但是到破曉的時候，完全衰頹無力了。他找到了一個適當的小溝，把步槍和預備作戰的手榴彈放在自己身邊，但是過度的流血又使他失去了知覺。

他在早晨明朗的陽光中醒來。溝上站着兩個法西斯蒂——一個是青年，一個年齡較長，他們在觀察他；顯然，他們斷定他們面前是一個屍首。柯洛列夫抓起自動槍，但是槍彈盤掉了下來。那年青的兵士看見他一動，就叫了聲「Matrosen！」跑走了，那中年的挺挺自動槍，想殺死這忽然活轉來的水兵。柯洛列夫奪住槍柄，猛烈地把那法西斯蒂拖了一下。那人倒在溝裏，那水兵就把他壓在自己的身體底下。

那失血到衰弱無力的水兵和那強健的敵人之間的實力懸殊的惡鬥開始了。柯洛列夫摸到了腰帶上的刀，但是却没有氣力抬起身來解開刀鞘。於是他抓起一個手榴彈（它的火藥綫已經插上），開始打擊那兵士的頭。但是，顯而易見的，這水兵的氣力不够，——這些打擊怎麼也不能擊昏那法西斯蒂。正像有時做夢，動作在疲憊不堪的噩夢中萎靡遲緩一樣。在打擊第四下的時候，這水兵的手指張了開來，手榴彈掉下來了。那法西斯蒂把它拾起來，用出一個強健的人的混身氣力打擊柯洛列夫的頭。

「我眼睛裏跳躍着許多小球，」柯洛列夫後來講道。「不過，你知道，結果倒是這樣，我非但没有因此而倒下，而且相反的——甚至於清醒轉來了……這使我多麼生氣——用我的手榴彈打我的腦袋！……那兒來的氣力，——我威嚇他：喊叫了一聲，打他的手……他手裏的手榴彈掉下來，我又把它奪住了。他已經壓在我上面……我從下面打他的頭蓋，施展不能裕如，氣力也沒有……他大驚失色，一聲喊叫，竟使我汗毛凜凜起來，——像一頭兔子……我打他，但是那手榴彈變得不適用了；

● 德語水兵之意。

柄彎曲轉來，用拳能有多大用處？……他用什麼東西打了我一下，我又什麼也不知道了……」

柯洛列夫醒來的時候，看見那兵士抓起他那枝空的自動槍，扔下了自己的步槍，跳出溝渠而去。柯洛列夫把那步槍拾起來，才明白爲什麼那傢伙不射擊：原來它也沒有彈藥了。這時，他爬起身來，把那在搏鬥中滾在溝渠角裏的第二顆手榴彈向那兵士扔去。氣力又不够——那手榴彈爆炸得離開那兵士太遠，離開柯洛列夫太近了。

他忘記了腿，跑去追那兵士；那人把武器帶走了，沒有它回到自己部隊裏去是可恥的。他追到了他，就用他的步槍柄擊他的後腦。那兵士叫了一聲，回轉身來。柯洛列夫扔下步槍，把那自動槍向自己這邊拖——於是又開始了實力懸殊的鬥爭，一個是身強力大的兵士，他唯一的弱點是懼怕和沒有勝利的自信，另一個是虛弱無力的搖搖幌幌的水兵，他那種勇往直前的堅強和勝利的慾念使人望而生畏。

他們互相拉扯扯扯的爭奪那枝自動槍，面面相覷地各人用自己的語言對罵。後來柯洛列夫在那兵士的眼睛裏看到了一種又高興又兇惡的神情。他回頭瞥視了一下，看見那人望着一個向他馳來的騎士。那兵士把左手放下自動槍，用手打招呼似的向那騎士揮舞。柯洛列夫想起腰帶上還掛着最後的一顆手榴彈，於是也把一隻手放下自動槍。他把那手榴彈高舉在頭上，決定等那騎士來的時候，把手榴彈扔在自己的腳下，把自己和兩個敵人都炸死。

「我們這樣站着等待。我一直對那法西斯蒂看着，想他不要用那隻空着的手把我打昏……於是活捉而去，我不用多：一二下，眼睛就要完全發黑了。但是他的臉色忽然變了，——瞠目結舌地望着我的肩後。我回過去，——那騎士已在身邊……我一看——我的媽！——這是第一營的柯洛夫尼柯夫（Коровников）！他騎着馬以全速度向我們奔來，帶子飄颻着……那兵士扔下了我的自動槍就逃。柯洛夫尼柯夫把他一槍打倒——於是到我面前來……那時我氣力一點也沒有了：用完了……」

原來，到天明的時候，該團第一營已經到了這小高峯。在矮樹林中遇到一輛拋棄的載着馬匹的車子（顯然是兩個法西斯蒂在這裏拋下了車子，離開這裏到自己部隊裏去的時候，碰到了柯洛列夫）。營佔領了敵

軍陣地之後，準備再向前推進。這時營政治指導員在望遠鏡裏觀察地勢的時候，看見那小高峯上有兩個人在搏鬥。

「媽的什麼事？」他狐疑地說。「哦，在狙擊準器裏邊望望看，比較清楚些：那裏好像有一個水兵和一個法西斯蒂在做法國式的摔角？……」

向瞄準器裏一看，這的確是一個水兵。那狙擊兵把這鬥爭的一切危急變化的情形轉告給那些好奇的人，期候着柯洛列夫安然射死那兵士的時刻。但是政治指導員已經發了命令：柯洛夫尼柯夫踏上那匹奪來的馬，非常及時的趕到援助了柯洛列夫。

## 九 四 人 營

紅海軍戰鬥員米哈伊爾·聶格列巴(Михаил Негреба)的這一次戰事是在黑暗中跳傘的時候開始的。說得正確一些，——友愛地，但是猛烈地在背上推了一下，他笨拙地塞住在飛機艙裏，阻礙着別人，這一推倒幫助他飛出了飛機艙。

他飛過了一段相當大的黑暗的空間，還沒有拉開環的決心：這是他第一次的跳傘，他恐怕吊住在飛機的尾上。降落傘順從地張開了，假使聶格列巴能夠看到身邊的他的朋友柯洛列夫(Королев)，他就會對他瞬瞬眼睛說：「結果還是照我們的意！」

兩星期之前，西伐斯托波爾編組一隊降落傘志願兵。柯洛列夫和聶格列巴當然都不肯放過這樣的機會，對於從前跳過降落傘沒有這一個問題，兩人都高傲地回答道：「怎麼不……在飛行俱樂部跳過七次。」爲了忠實本可以說二十次，那末他們就要被委做教官，這無疑地就是說話不審慎了。這就已經足夠說明了，當他們第一次整理降落傘的時候，兩人對這些古怪的袋咕嚕了好久（好像根據自己的經驗批評旅行包似的），而且在兩人還沒有看出應該怎樣帶降落傘和整理帶子之前，他們用一隻眼睛掃視着別人。

然而這一切都完滿解決，現在聶格列巴在黑暗的天空中飄游，他對於空中的寧靜覺得很奇怪。砲聲隱隱約約的傳到這兒高空來，雖然連



發的砲火的環在全奧地薩四周閃耀，兵艦也從海上轟擊着，掩護海軍陸戰團登陸（傘兵要從後方迎上去和陸戰團會師）。城裏，血花似的蔓延開了又高又大的火災。聶格列巴應該降陸的地方完全是黑暗的。

不過，不久他在那邊也見到星火。好像從戰艦頭上甲板的橋頂上望下去，只見那裏有許多人急急忙忙的抽完捲煙，爆發着不斷地抽吸的捲煙的星火。這也是戰綫，就是要降落在那裏，在羅馬尼亞人（Румыни）的後方。他照着教他那樣的拉緊了帶子，斜綫地向戰場上穿下去。

顯然，他降陸的地方離開戰場太遠，因為黑暗中太平無事，沒有碰到什麼人。突然有一樣東西扣住了他的頸額，他揮刀向黑暗中劈擊，但這却是通訊電綫。聶格列巴從囊裏拿出鉗子，沿着電綫爬去，把它切斷了數次地方。他腦中生了一溜念頭，這電綫是可以引領到一個羅馬尼亞部隊去的，那裏可以用自動槍火惹起一場大大的騷動。

過了一個鐘頭，那電綫領到了一處雜草叢生的地方。聶格列巴向晨光微曦的黑暗中仔細一看，只見有三匹馬和在稍稍過去些的地方有一個哨兵。那些馬嗅到了人，嘶叫起來了，所以祇好等待許多時候，等到牠們嗅慣。這時候，聶格列巴一想，可以除去那哨兵，躍上馬，在村子裏一面馳騁，一面放射自動槍。他慢慢兒的爬到哨兵那裏，左手握着自動槍，右手握着刀。但是在爬的時候，這隻右手滑進了一個不明不白的陷坑，而且同時碰到了一樣柔軟的什麼東西。他覺得溫暖起來，於是他伏着不動。地下什麼地方傳來一陣響亮的人聲。

最後他明白：這柔軟而有彈性的障礙原來是蓋住地窟通風口的破頭。那裏傳來一陣別人的聲音，響着馬刺，的的得得的響着打字機。聶格列巴當心地用刀穿了一個穹窿，向地窟裏望去。一看就明白，這是營部，也許是團部。幾個羅馬尼亞軍官擠在桌子旁邊看一張地圖，有一個長着黑鬚和好久沒有修臉的中年軍官憤怒地在地圖上指給他們看什麼東西。角落裏蹣跚盤踞着幾個電話員。他們叫其中一個軍官過去，於是那軍官就開始在聽筒中號叫起來。聶格列巴趁着這喧嘩聲，從袋中取出一個手榴彈。一個他覺得不夠。當地窟裏又開始高聲談話的時候，他拿出第二個，接着又是第三個，它把它們繫在一起。他正想把它們塞進風口，然而却的的得得的傳來一陣馬蹄聲，又有兩個人馳到地窟前來。聶

格列巴讓他們進去之後，立即因此而自稱自讚起來：地痛裏所有的軍官都立正和恭順地站起來，——顯然，進去的兩個人中，有一個是高級軍官。

聶格列巴把手榴彈，進通風口，莽撞地衝到亂草叢中。那哨兵叫了一聲，地痛裏轟然一聲爆炸，哨兵不知消失在什麼地方了。

當聶格列巴來到羅馬尼亞戰壕前綫的時候，已經天明了。他躺在乾草堆裏，開始等待。有一個獨行騎士馳過。他用全力趕着馬，一面回頭探望，一面把頭彎在馬頸上。聶格列巴舉起自動槍對準他，但是附近什麼地方發出一排槍聲，那騎士倒下了。聶格列巴高興起來：顯然旁邊還有一個我們的傘兵躺着。自動槍又響了，於是現在聶格列巴明白，那傘兵在不遠的矮樹林中打擊羅馬尼亞人，這些羅馬尼亞人從這裏看去是看不見的。

他決定沿着玉蜀黍叢爬到同志那裏去（兩個人總比較好一些），但是砲彈吼叫起來，一顆一顆在矮樹叢中爆炸，自動槍默然不響了。這時從小窪地裏出現十個到十二個羅馬尼亞人。兩個拖着二尊迫擊砲，其餘的不斷向躲着那聶格列巴所不知道的無名同志的矮樹叢中射擊。聶格列巴在他們的射擊聲中加上了自己的。有幾個羅馬尼亞人倒下了，其餘的扔下了迫擊砲，衝到玉蜀黍叢中去了。一切又沉寂下來，祇在遠遠裏傳來射擊聲。

他爬到矮樹叢那邊，找到了他們傘兵隊的水兵列翁季葉夫（Леонтьев），那人俯伏的躺着，給迫擊砲彈的碎片擊傷了。聶格列巴把他翻過來。列翁季葉夫睜開眼睛，但是又閉上了，他輕聲說：

「米沙（Миша）……給打中了……跑不出去了……」

聶格列巴向他那白得像蠟一樣的臉仔細一看，忽然明白了，在這矮樹叢中，他也將找到自己的末路了：獨個兒把列翁季葉夫帶過前綫是不成的。把他一個人留在這裏，或者履行他的請求——也不行。他混身冰冷和痛苦起來，他罵了自己一聲，——他是要從這兒跑出去的……要是他自己一個人走，又強壯，又完好，那是跑得出去的……但是雖然憐惜自己和自己的性命，不過爲了另外一個人，也祇好不顧了，他緊壓着自己的心，跑到列翁季葉夫的旁邊，強顏爲笑的說：

「朋友，這總是來得及的……先讓我來包紮……渡得過的；兩個人——不是獨個兒……。」

他自己和列翁季葉夫兩個人的兩包繃帶都包紮光了。包紮好以後，列翁季葉夫覺得自己好些了。聶格列巴把他安頓得更舒服些，把自動槍塞在他手裏，說：

「你做我的刺刀鋒。驗着，握住彈盤就成。我們打得退的。聽，我們的部隊近了。」

實際上，前面在羅馬尼亞戰壕後面，正在進行狂烈的射擊。看來，陸戰團在進攻羅馬尼亞人。但是並不因此而可以輕鬆些；不久那些被打出戰壕的羅馬尼亞人就將向後衝來，藏着兩個水兵的那個矮樹林剛好將是他們的退路。對於這一點應該有一個準備。聶格列巴把手榴彈拿出來放在自己面前，把後備的子彈盤裝上自動槍，回頭對列翁季葉夫說：

「手榴彈你有嗎？」

「有，」他回答着，一面試試他能不能稍微移動他面前的自動槍。「三顆。手榴彈拿去，我的子彈盤可別碰。我自己要射擊……他們走近的時候，米沙，把它們扔去嗎？」

「對呀，扔去，」聶格列巴說，於是他們沉默了。

戰事近了。射擊聲愈傳愈近。太陽已經照得很熱，溫暖的草的苦味從地上騰起來。等待最後一次的戰事，同時還有死亡——這是很難受的。身邊，大約三百米突之內，可以看到一個深邃的山谷，那裏可以好好兒的守住和從側翼打擊羅馬尼亞人。但是要把列翁季葉夫帶到那裏去，那他是做不到的。

他強制自己望着自己的面前，望在敵人必然將從那兒出現的小窪地。要希望它快一點：他覺得他的神經受不住了，要是這種等待再遷延，他要把列翁季葉夫留下，獨個兒爬到山谷那邊，離開那正在退走中的軍隊的地方去。

「我們的人在後面，」列翁季葉夫忽然說道。「聽見嗎？」

聶格列巴自己也聽到後面有清晰的不長久的排槍聲，但是這可不敢相信。現在他抬起頭來。後面真的斷斷續續的勞勞拍拍響着自動槍。列翁季葉夫微微的動起來，他用微弱沙啞的聲音叫道：

「水兵們！……這裏來！……」

他試試想爬起來，但是他的氣力不夠。聶格列巴從矮樹叢中探出頭來，從黃色的玉蜀黍叢中看見不遠的地方有一頂黑色的無舌海軍制帽，左面一點——又是一頂。他全身直站起來，揮揮手。

「水兵們：……畢列丕里蔡（Перепелица），鬼東西，右邊，自己人！」

有兩個傘兵躍出玉蜀黍叢，跑到矮樹林這邊來。

這是畢列丕里蔡和柯吉珂夫（Котиков）。他們躺倒在矮樹叢裏，聶格列巴迅速地報告了情勢和自己的計劃：跑到山谷裏去，側擊退走的羅馬尼亞人。

「這裏不是我們的障地，這裏我們會像鷄一樣的被窒息縊死的，」他說道，「拿起手榴彈，抬走列翁季葉夫，我來作掩護。」

柯吉珂夫和畢列丕里蔡把傷者抬起來。那傷者咬緊牙齒，閉住眼睛：跑的時候每動一動就引起劇痛。到山谷還剩大約八十米突的時候，那邊小窪地裏發出槍聲，跳出十多個羅馬尼亞人。聶格列巴以自動槍火作答，但是其餘兩人也祇好放下列翁季葉夫，加入戰團。一部份羅馬尼亞人被子彈打到，有一部份被聶格列巴衝到小窪地上去扔的手榴彈所裁倒。跑了一段路，但是又迫不得已躺下來再殲滅了九個兵士，這些兵看來寧願比別人早一些退到後方去。水手們最後擊退了他們之後，跑進山谷，在那邊又找到了一個傘兵——李托夫慶珂（Литовченко）。他躺著，鄭重地灑滿了手榴彈，從草叢中觸出了黑色的自動槍的槍口。他看見了紅海軍戰鬥員們，興奮地說：

「我已經以為——我糟了。孤獨無援的一個人躺著，可是他們闖來了——你祇要算算看……哦，現在我們強大了！守得住了。」

列翁季葉夫昏迷著。聶格列巴看了看繃帶，它們都浸在血裏。於是他脫下了自己的制服，把它撕碎，做成了新的繃帶。畢列丕里蔡同時拿出糕餅和巧格力。

「先進些早點吧，」他說道，其餘的人拿出了自己的口糧。但是乾燥的糕餅不能下嚥，巧格力梗住了嘴，也難吞下。嘴裏跑得乾燥非常，太陽已經熾熱著，他們每一個人要是能弄到一小口水，那是肯出重價的。

。但是大家在夜裏就已經喝空了自己的水壺。祇有在李托夫慶珂那裏却偶然還剩一點點水，他伸手把壺遞給聶格列巴：

「給他吧。人乾得發癢了。」

聶格列巴當心地把水倒在列翁季葉夫的口中，那人嚥了一口，睜開眼睛。

「熬一熬，列翁季伊奇（Леонтьич）<sup>◎</sup>，」聶格列巴說，「瞧，我們現在有多少人。真的，我們衝得出去的！」

列翁季葉夫並不作答，又闔上了眼睛。畢列不里蔡忽然罵起來了。

「我們做錯了。我們不應該吃早點，應該奪取那迫擊砲。

失掉了。旁邊還有砲彈……」

大家看看羅馬尼亞人棄下的那尊迫擊砲，李托夫慶珂爬起身來：

「誰來跟我一同去拖來！」

「騎下吧，」畢列不里蔡生氣地說。「羅馬尼雪基<sup>◎</sup>闖來了，瞧！」

真的，有第一營撤退的羅馬尼亞人從小嶽地那兒跑出來，向不久以前水兵們到過的矮樹林那邊筆直而來。跑在最前面和最快的是幾個德國自動槍手。他們跑到矮樹林附近騎下，開火射擊那些撤退的羅馬尼亞人。

「好戰術！」聶格列巴驚異了。「怎麼，水兵們，我們幫弗里茨的忙嗎？……不過要節省，別像他們那樣：瞄準了打，別一拼一拚的放。」

他捲起了橫條子水手衫的袖，首先打死了一個揮舞着手槍的軍官。水兵們的子彈從山谷裏飛出來打擊退兵的側翼。

不射擊也是可以的。羅馬尼亞人不會發現躲在山谷裏的這一小夥人的，那末他們就可以毫無損失的通過到自己的後方去了。但是水兵們射擊，他們開火掩護自己這兒的地段。他們射擊，他們知道每一槍再可以殲滅一個敵人，他們射擊，幫助陸戰團水兵們的進攻。

在這種槍火之下，軍官們既無法阻擋，也無法收集那從戰壕裏跳出來的幾團兵。於是那些德國自動槍手也向水兵們開火，軍官中有八集合了大約二十個兵士，領他們向山谷這邊來。這已經是真正的戰事了。水兵們擊退了兩次進攻。最後羅馬尼亞人的浪潮過去了，在玉蜀黍叢和山

◎ 列翁季伊奇是列翁季葉夫的愛稱。

◎ 羅馬尼雪基（Руманешти）是羅馬尼亞人的卑稱。

谷裏遺下了許多不動的身體。畢列丕里蔡環視了一下戰場。

「一個一個做了，」他肅足地說。「不過我們的彈藥怎麼樣了，弟兄們？」

彈藥的情形很壞。在打自動槍手和擊退兩次反攻的時候，水兵們差不多耗盡了全部存底。更糟的是現在毗鄰地域裏的羅馬尼亞人一定要走的。而且無論如何估計起來，他們不可避免地要衝向山谷。聶格列巴提議重複作機動戰，到旁邊一個山谷裏去，這地方看起來又是在退兵的側翼，但是他們看了看列翁季葉夫，自己放棄了這念頭。水兵們默然的思索着。後來聶格列巴說：

「有什麼辦法……看起來這裏是要守住的。彈藥留作突圍之用。我們祇用手榴彈反擊。打那些衝近來的人。」

他們默然了，等候敵人出現。後來畢列丕里蔡從袋裏拿出一支軍官用的手槍，看了看彈匣。

「六顆子彈，」他說道。我們有六個人。够了。懂嗎？」

「懂，」李托夫慶珂說道。

「明白，」柯吉珂夫斷定道。

「是呀，」聶格列巴加上一句。

他摘下四棵小草，疊齊了頭咬下一棵，插在拳裏交給李托夫慶珂。

「你這支別人的手槍從那兒來的？」這人伸手接小草的時候，向畢列丕里蔡詢問，輕鬆地結束道：「我不適用，很長。」

「夜裏在玉蜀黍叢中打死了一個軍官，」畢列丕里蔡答道。「東西並不重，將來會有用的。你拿去，柯吉珂夫。」

「也許還是把自己的彈藥留下的好，」這人當心地抽一根小草，鄭重地說。「用他們的子彈掃蕩……」

「如果給打傷了，不能放自動槍，但是用這東西却躺着也可以打到一切的人，」畢列丕里蔡鄭重地說，自己也抽了一枝小草。「也太長。結果，米沙，祇好給你了……不過你別着急。什麼時候全部完結，這是很明白的。」

「是呀，」聶格列巴說着，把手槍放在手下。

「那末，來吧，」柯吉珂夫低聲說。「哦，水兵們……要是沒有什

裏……那是會見面的。」

於是海員們沉默了。祇是列翁季葉夫有時呻吟着。畢列丕里把帆布水手衣扯給聶格列巴：

「遮起來吧。你披着像一匹斑馬。一維爾斯特<sup>●</sup>之外也看得見。

「總是要看見的，」聶格列巴答道。「還是這樣的好，讓他們認出這是水兵。」

於是他們又沉默了，看着那雪崩似的向山谷滾來的羅馬尼亞人。

羅馬尼亞人爬出戰壕，倒在地上回擊那些追逐他們的人，又跳起來跑大約五六米突。他們像鏈子似的緊密地行動，差不多互相平排着。每跑一步，就離開那一小羣水兵的地方愈走愈近了。他們有近百個人向山谷直奔而去，看樣子，他們覺得他們能避過追趕他們的陸戰團水兵的砲火了。他們又躺下回擊，後來好像按照着命令似的躍起來向山谷衝去。已經能夠看清楚他們那些沒有剃過，滴滴着汗和嚇得沒有人色的臉。他們近得好像難聞的汗臭也衝到鼻子裏來了。他們一聲不響的向山谷跑去，和陸，固執和推擁地，像一羣迷失了路的失魂落魄的牲畜。

於是這時聶格列巴當路站起來，全身直站起來，——又壯健，又勻稱的水兵，穿着橫條子水手衫，左手握着自動槍，右手高舉着手榴彈。

「喂，羅馬尼亞蛋，嘗嘗水手的禮物！」他狂熱地喊叫，扔了一顆手榴彈。跟着這顆手榴彈之後，山谷裏又飛出了三顆。四顆手榴彈在那汗流浹背的人羣中爆炸。有幾個羅馬尼亞人倒下。其餘的退走……，像兔子似的四散竄逃。水兵們又扔了四顆手榴彈。通路擴大了。畢列丕里蔡叫道：

「米雪加<sup>●</sup>，衝出去吧。把列翁季葉夫抬走！」

水兵們立刻懂得了他，各人用空着的手抬起傷者。他們向着那在羅馬尼亞人中間構成的通路衝去，列翁季葉夫痛得暈轉來了，他又咬緊了牙齒，忍住這一個狂烈的飛奔。當他們看見羅馬尼亞人跟着他們衝來的時候，他們已經越過了人羣。他張開牙齒，對畢列丕里蔡看了一眼：

「把我丟了吧……你們衝過去吧……」

● 維爾斯特（Верста）長度單位，一尋俄里，約合一公里許。

● 米雪加（Мишка）是米沙的愛稱。

畢列丕里蔡一面跑，一面對他罵起來，於是他不響了。

羅馬尼亞人已經跑近了：水兵一共祇有五個，而他們却有幾百，他們，顯然明白了這一點，所以決定想把水兵們活捉。有一個身材高大的兵士向畢列丕里蔡撲去，想用刺刀打他。柯吉珂夫放下列翁季葉夫的腿，向那羅馬尼亞人的後腦上放了一槍，但是另外一個向他撲來。畢列丕里蔡奪下了一支羅馬尼亞兵的步槍，用刺刀猛烈地裁倒了一個兵士，在他之後——又是第二個和第三個。後來他扔下步槍，從腰帶上拔下一顆手榴彈，遠遠裏向那些跑近的兵士扔去。那些人退走了，但是那手榴彈在他們中間爆炸。保全性命的人都躺下來開火。子彈在水兵們的四周盪盪作聲。畢列丕里蔡倒下了喊道：

「你們兩個人拖走吧，我跟柯吉珂夫抵擋！」

他們兩人倒在草裏，開始用最後的彈藥回擊。聶格列巴和李托夫慶珂匍匐着把列翁季葉夫拖走，其餘兩人一面用稀少的，但是準確的槍火抵禦着羅馬尼亞人，一面跟着他們爬去。最後，羅馬尼亞人落後了，他們急急忙忙的趕回後方去，那些水兵却意外地自己衝進了撤空的羅馬尼亞的戰壕。

他們心神略定，檢點了一下。柯吉珂夫給予彈穿了面頰，畢列丕里蔡的大腿上中了兩顆子彈，李托夫慶珂也發現他受傷了。所有的制服都包紮創口包光了。

羅馬尼亞人已經遠在矮樹林之後，前面顯然祇有自己人了。水兵們把列翁季葉夫更舒服地安頓在戰壕裏，給他取來了些水，把他洗了洗，餵他喝了些水，在他身旁放下一支羅馬尼亞人的步槍和幾顆在戰壕裏找到的手榴彈。他看了所有這種種關心的行爲，羸弱地微笑着，他那眼淚盈眶的眼睛比用任何話更明白地說出了他心中的話。這種神色使聶格列巴窘了，因為他站起身來，帶着過分鄭重的樣子說：

「在這兒驗一會兒吧，我們不再使你震動了。馬上派担架來。我們找自己人去。」

於是他們站直起來——四個穿着橫條子水手衫，戴着黑色的無舌海軍制帽的人，他們混身染着血跡，包紮着制服的破布條，但是很雄壯，而且又能準備作突擊敵百敵人的大舉了。看來他們自己也感覺到了他們



的強大的活力，畢列丕里蔡說道：

「一個水兵是水兵，兩個水兵是排，三個水兵是連。我們有多少人？四個？……是營，聽我的命令：開步……走！！」

## 十 伏洛皮堯夫砲隊

蘇聯英雄伏洛皮堯夫的高射砲隊，法西斯蒂根據十二月的攻擊就已經認識了。當時該隊那些祇習慣於在空中搜索敵人的又尖又長的砲管矗立在大地上。它們用穿甲砲彈打擊坦克，用燒夷彈打擊汽車，用榴散彈打擊步兵。紅海軍戰鬥員們用放射準確的自動槍火和手擲手榴彈來阻攔。那突然在到西伐斯托波爾去的路上出現向砲隊狂攻的法西斯蒂。

現在六月中，該砲隊又挺身鎖閉了那抵達光榮之城的大路。

這一次，法西斯蒂傾擲了大量的兵力來攻它。飛機一架一架的來轟炸。濃烟直冒，火柱一般高沖雲霄的爆炸，遮蔽了砲隊的整個防地。但是烟霧散去，飛騰到空中的雨一樣的石子落在地上的時候，——火鏟和灰塵中，沿着草又伸出了又尖又長的高射砲管，它們準確的砲彈又在痛擊法西斯蒂坦克了。

後來這些大砲終於陣亡了。

它們像果敢的戰士那樣的躺著，面對着敵人，伸出了它們那些挺秀的殘廢的砲筒。砲隊現在祇用紅海軍戰鬥員的手槍和手榴彈抵禦了。

水兵們在那裏打得怎麼樣，他們怎樣想法殲滅敵人，又守了幾個鐘頭，在這一塊還保留在蘇維埃人手裏的蘇維埃土地上發生些什麼事——這我們不要加以猜測和猜想。

讓我們每一個人默讀三個無線電報，這是伏洛皮堯夫砲隊在它最後的一天發出的：

「12—03。我們受到許多手榴彈及無數坦克的攻擊，別了，同志們，我們不在而完成勝利吧。」

「13—07。我們在進行土木堡壘爭奪戰，不過沒有人可作戰，都受傷了。」

「16—10。沒有人和沒有東西可以作戰了，請開火轟擊司令站，這



和德國法西斯蒂的夜戰。

兒有許多德國人。」

於是十二時海岸大砲向那歷史的砲台的司令站連續轟擊了四小時。

假使大砲能哭的話，血淚就要從它們那些把砲彈送到朋友，弟兄，水兵們頭上去的火熱的砲口裏掉在大地上了，——這些水兵的身上活著為勝利而蔑視死亡的，崇高和熱情的海魂。

## 十一 古老的月牙堡。

這一個古堡是無論那個到過西伐斯托波爾的人都知道的。

在港灣入口處的北面，矗立着一個石造的砲台，險阻地把它自己的高牆垂在港灣的碧波之中。差不多在一百年以前，它在這透明的水中看見一大堆黑黝黝的八十艘砲艦，這是第一次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的英雄們逆襲侵入港灣的攻擊時擊沉的，從這些砲艦上卸下的那些海砲，當時並且曾經從它那些寬大的砲門裏打擊過敵人。

在第二次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裏，那希莫夫水手的子孫們又在這古老的月牙堡上豎起了高傲的黑海的光榮旗幟。

這月牙堡對於敵入是很需要的。奪到了它，法西斯蒂就能徹底阻止汽艇和船艦入海的任何可能了。月牙堡據臨着海灣的出口，所以德國人竭力想迅速佔領它。

在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的最後幾天悲壯的日子裏，在三級尉士葉夫西亦夫（Евсеев）和營政治委員古里尼奇（Кулинич）指揮之下的水防軍的八十四名紅海軍戰鬥員向這英勇的城提出了誓言：守住月牙堡和海灣入口，他們手持自動槍，登上那古老的石牆。在德國人第一次進攻的時候，水兵們打倒了五十多個自動槍手，餘下的都被迫退走了。

於是法西斯蒂調了大量兵力來攻月牙堡。來攻這古堡的有坦克。數百顆彈開始掉在花崗石牆上。這些牆從前曾經能夠忍受第一次西伐斯托波爾被圍時的圓形炸彈的突擊，但是又尖銳又猛烈的現代式的炸彈，它們就受不住了。月牙堡的牆，開始崩塌，壓在水兵們的身上。

● 月牙堡（Равелин）是堡壘的一種形式，一譯半月堡，或譯月形砲台，以其形狀彎曲如新月，故名。

坦克和步兵的攻擊接一連二的從前方和兩翼向月牙堡一次一次的湧來。攻擊像浪潮似的湧來和衝碎了。在各次攻擊的中間，又有數百枚新的砲彈掉到這所古老的砲台上。它們在它的牆上擊成許多大洞，它們毀了牆，於是雲霧似的高竄的乾石灰像柱子一樣的飛騰到克里米亞的蔚藍的天空中去。但是每一次，當德國人鼓噪吶喊著勝利，向這雲霧似的灰塵進迫的時候，連續的自動槍和機關槍從瓦礫堆中飛出來打擊他們，於是攻擊又被遏住了。

砲台的保衛者人數寡少，所以他們每一個人必需像整整一連似的作戰。左翼上架着一挺機關槍，槍旁邊祇輪着一個水兵，他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叫康姆巴尼葉茨（Комбаниец）。他正在等待敵人爬到塌毀的牆上來。有六十個德國自動槍手向那在轟擊之後造成的穹窿裏湧出來。康姆巴尼葉茨用一長排槍打倒了三十個敵人，其餘的都退走了。

轟擊，進攻，坦克的突襲等繼續了三天。七十四個水兵把敵人的龐大的兵力和技術抵住了三晝夜。在水兵們寬闊的背後是海灣入口，那裏是要有船隻來的，所以月牙堡是應該要守住的。應該……所以水兵們把月牙堡守住了三晝夜，直等到一切艦艦和汽艇馳出海灣，沒有一個法西斯蒂能夠通過月牙堡的廢墟，抵達那碧綠透明的水。

月牙堡的牆毀了，塌倒在水兵們的身上。紅海軍戰鬥員們從石頭底下爬出來，抖擻着，又鑽入瓦礫堆中的隙縫裏，為自己每一顆子彈找取目標去了。甚至於受了傷，他們還是爬到石頭上，艱難地拖着自動槍，重又打擊敵人起來。

在月牙堡牆下水上停着幾葉小舟。可以坐上這些小舟，放棄月牙堡。可以離開這個地獄，在這裏據守似乎已經是不可能了。但是這意思就是說——把海灣入口讓給敵人。這意思就是說——切斷那些還能從西伐斯托波爾退走的人的路。

那些小舟停在月牙堡牆下海灣裏的風平浪靜的透明的水上，它們傾聽着砲彈的爆炸，石頭傾塌的吼聲，自動槍的咯咯聲，機關槍的悠長的鏗聲。它們停着等待，它們旁邊有許多英勇之城的艦艇向海裏馳去。它話勢必要等好久——三晝夜。到這時候，水兵們才帶着傷者和武器從雲霧似的石灰中出來：命令召集水兵們登上最後的一艘船。

那些小舟看見的還是這樣。到戰事的第二天末，小舟旁邊抬來了一個傷者。這是一個無線電員，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葛洛蕭夫，第二級隊長。他是從那給排砲轟倒的牆底下掘出來的，決定把他送到對岸去。在水旁邊，他蘇醒轉來，知道是在把他抬到小舟上去。他抬起頭來。

「回去，」他聲音沙啞地說。「我還沒有死，拖上那兒去呀？打可惡的德國小子的氣力還有着。抬回去……」

水兵們沉默地向小舟走去。

「抬回去，我說！」他在掛架上抬起身來叫道。

傷者這一聲喊叫多麼憤慨，所以水兵們在小舟旁邊回轉身去，把他抬到月牙堡的塌毀的牆旁，從前建立這座古老的月牙堡的西伐斯托波爾水手的子孫們就是從這些牆上打擊敵人的。

## 十二 於是迫擊砲轟擊着……

在西伐斯托波爾城下偵察的時候，有三個紅海軍戰鬥員到了一個德國人的迫擊砲隊那裏。他們向戰壕裏扔了幾顆手榴彈，並且放槍打死了四散逃去的德國人。砲隊不作聲了。似乎，可以回去了——這樣的成功並不是每天有的。但是那些迫擊砲完整無損，旁邊放着幾箱迫擊砲彈。

「怎麼，弟兄們，」亞勃拉休克（Абращук）逡巡地說「可以，稍微來打打德國人吧？」

他着手把砲對準，柯列斯尼克（Колесник）把砲彈箱搬來，第三個偵察員亞美尼亞人（Армянин）哈斯強（Хастян）做迫擊砲的裝彈手。

德國人的砲彈向德國人的戰壕裏飛去，在那裏引起了嚴重的損失，一切都進行得很好。最後，法西斯蒂猜到了，打他們的是他們自己的迫擊砲，三個水兵身上也撒來了許多砲彈。

似乎是炸毀那迫擊砲和放棄戰壕的時候了。但是水兵們發覺，他們的營利用了那意外的迫擊砲的掩護，起來進攻了。於是他們決心在德國人的砲彈還够用的時候，轟擊德國人的戰壕。

於是這擊砲轟擊着法西斯蒂。德國人的砲彈在水兵們的身邊爆炸得

愈來愈近，愈來愈多了。爆炸開始把塵土撒在紅海軍戰鬥員們的身上，彈片在耳邊呼嘯。柯列斯尼克倒下了：他兩腿受了傷。他自己包紮好了，繼續爬去把砲彈箱拖給哈斯強。

於是迫擊砲轟擊着法西斯蒂。它狂暴地和不斷地轟擊着。戰壕裏又爆發了一顆德國人的砲彈。哈斯強的手關節折下了。水兵們用繃帶包住他的手，遏住了血。他站起來，搖搖晃晃的，伸出那壯健的手去接那飛近前來的柯列斯尼克從地上遞給他的那個砲彈，於是把它放入砲管。

於是迫擊砲轟炸着法西斯蒂。它一直轟擊到紅海軍戰鬥員們衝鋒進攻，跑到戰壕邊為止。

甚至於看見了這種景象的戰士們一看見這三個混身血污的水兵的時候也驚駭地叫起來了，他們曾經井然有序和不屈不撓地一砲一砲打擊過德國人：一個沒有了腿，一個沒有了手。一個血肉模糊得着也看不清了。

受傷的立刻抬到後方去。而亞勃拉休克却說：

「喂，我們的隊伍被拆散了……哦，誰願意……就留在這迫擊砲旁邊……這裏還有一滿箱，轟左面的戰壕，我進攻去了……」

他拾起一枝德國自動槍，跟着進攻中的水兵們衝去了。

### 十三 最後的報告

從岸上看起來，好像河中央長着一帶古怪的，來往移動着的白柱子似的小樹林。它們很明亮，搖曳着，從水裏長出來和慢慢兒的彫落下去，——它們在那小汽艇的航路上繁殖過去，茂密地，閃爍着水裏的塵土，它們的頂上掉下許多金屬的菓子。

這是從兩岸轟擊這河的狹隘地帶的颶風也似的砲火。在這叢林似的劈劈拍拍的濺水聲中突進的汽艇忽左忽右的徘徊着。

它的指揮員已經受傷。他全身躺在甲板室的頂上，祇是向自己的面前望着，根據了濺水的地位，揣測下一個致命的小叢林將在什麼地方生長起來。他指揮着舵機，他每個命令都挽救汽艇避免被擊中。爲了穿過這狹隘地帶和挽救汽艇，一直要從一面突到一面，避去敵人的試探的射

擊。所以指揮員喊出命令，一直向前，不斷的變更航線。

但是那明亮和搖曳不定的小叢林時常在汽艇邊緣上長起來，有時同時在兩面船舷上。這是襲擊。於是水像蓮蓬浴似的潑滿了汽艇，並且還有彈片轟隆隆溜溜的和水一同掉在甲板上。在有一次這樣的襲擊之後，舵手不應當命令了，指揮員以為他受了傷或者被打死了，所以想回轉去看他，雖然他行動很是困難。但是汽艇完成了巧妙的機動，指揮員才明白，一切都無礙，於是仍舊繼續指揮舵機，——汽艇順從地執行着他最小的希望，彎彎曲曲像閃電似的沿着河馳去。

最後水上的小叢林稀少起來。祇有單獨濺起來的水追逐着汽艇。後來這也落在船尾之後了，前面展開了寬闊平靜的河。汽艇從轟擊中躍出來了，河上沉寂起來，指揮員覺得這很怪。

在這沉寂之中，他聽見後面低聲的報告：

「指揮員同志……不能駕駛了……」

他回轉身去。那舵手全身懸在舵上。他的臉雪白，沒有血色，眼睛閉着。雙手還握着舵，當他慢慢兒的爬去，倒在甲板上的時候，這雙手把舵扳了轉去。汽艇猛然向岸衝去。

指揮員抓住了舵，叫人來幫助那舵手。

把他抬起來的時候，他已經死了。他左足的足蹠斷了，舵旁邊的整個甲板完全浸在血裏。

這是在 034 號汽艇上。它的舵手是黑海水兵第二級隊長史雪爾巴赫（Шербах）。

# 本社出版蘇聯衛國戰爭文藝集

## (一) 葛洛曼著 人民不死 林 蔭譯

『人民不死』是偉大蘇聯衛國戰爭時期中文學的新階段。『人民不死』是作家實際參加戰爭的變化的結果。小說中有交戰的，心理的，一雙的市民的場面和插曲。『人民不死』——並不是把看過的，體驗過的，事物作一個平凡的敘述。這裏談到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可以使人民成爲不死的事物，這裏談到怎樣創造勝利，勝利的泉源是什麼。這裏提供了勝利的代數學，表明勝利就是全體蘇維埃人工作的限額。

## (二) 戈爾巴采夫著 不屈的人們 水 夫譯

在敵人佔領下的生活大家都經歷過的吧。『不屈的人們』就是描寫蘇維埃人在德國法西斯佔領的最艱苦條件下生活的長篇小說。靈魂的試煉是小說的中心問題。敢說，在蘇聯的文學中還沒有別一部作品，它裏面是這樣確信地指出布爾雪維克黨在戰爭條件下，在暫時佔領下的無窮艱難的，英勇的，感應的工作。小說中說到黨，說到主角之一的斯吉邦的那幾頁是懷着極大的激動心寫的，他的不折不扣的激動把千萬不屈的靈魂聯在一起，終於使解放的日子加速到來。

## (三) 畢爾文采夫著 試煉 白 寒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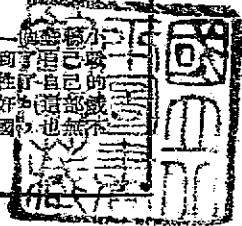
這是一本描寫蘇聯英勇後方的小說。像在前綫的紅軍一樣，蘇聯後方的產業工人也表現了空前的自我犧牲與不倦不怠的精神。他們熬過了艱苦的試煉，他們鍛鍊出勝利的意志。那時是蘇聯衛國戰爭的初期，產業工人的身上有一個繁重的任務：發展軍火生產和同時撤退工廠到後方去。這種試煉是光榮地通過了。

## (四) 梭羅維約夫著 伊萬·尼古林 俄羅斯水兵 金 人譯

列昂尼德·梭羅維約夫的這個中篇是充滿刺激與冒險的，它的結束是一個英勇的戲劇。這裏描寫了一羣在德軍後方活動的蘇聯水兵，在伊萬·尼古林領導下如何執行着他們神聖的任務——在紅軍轉取攻勢的時候號召居民和遊擊隊幫助進攻。這篇小說並曾改編拍成電影。

## (五) 李翁諾夫著 侵略 林 蔭譯

這是李翁尼德最好的劇本，它描寫德國人侵略來了之後一個蘇聯小鎮的生活。這裏有敗子回頭的故事，他在對敵人的憎恨中找到了自己的戰鬥的崗位。這裏有鐵石心腸的老婦，她爲了救遊擊隊員而犧牲了自己的兒子。這裏也有不怕死的小孩子。但這裏也有出賣靈魂的傢伙。這部戲不僅在蘇聯上演時獲得極大的成功，就是在世界，尤其在美國，也無不衆口交頌。





(六) 卡達耶夫著 妻 孺 然譯

這本小說講到的是偉大戰爭時期的蘇聯後方撤退到庫壁希夫的一家莫斯科的大工廠的生活，在這些時候來到機器前工作的人們，全民族對於勝利的意志底熱烈的奮發和忘我的勞作，甚至那不能挽回的損失之悲劇也鑄煉成爲鮮重思慮過的憤激的勞作了。卡達耶夫是一個卓越的畫家，他的描寫是抒情的，他是抒情畫家的聖手。他的特色是精練的藝術，耐久而輕快的構造的完整性，主題的發展和從一種氣氛轉到另一種氣氛的變化的那樣自然的典雅性，自然而然地成爲國美慶的奇寶。

(七) 柯爾納楚克著 戰 綫 林 陵譯

亞力山大·柯爾納楚克是蘇聯最大的劇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爲全世界爭向傳誦。這裏的『戰綫』就是作家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中所寫的輝煌巨著之一。這是同時是寫實主義又是羅曼主義的作品。這是一個公正的劇本，它貫穿着對於一部份紅軍指揮員所具有某些缺點的批評，它盡了諷刺的任務。它也描寫了戰爭中每小時所產生的英雄。本劇是世界各國上演最盛的一個。

(八) 柯爾納楚克著 赴 蘇 使 命 水 夫譯

——原名密斯脫配金斯到布爾雪維克國家的使命——

在美蘇關係——資本主義最大與最後的堡壘同社會主義的先鋒的關係——複雜微妙的今天，這只劇本特別值得一讀。這是一只輕鬆的諷刺劇，主角是芝加哥富翁配金斯，一個真正的生意人，蘇姆普，美國反蘇新開業大王傑司特的影子。他們到蘇聯來打聽『中等蘇維埃人』對戰後世界的組織怎樣想法，他們要知道蘇聯人民的弱點。結果配金斯得到了這樣的結論：如果蘇維埃人民有弱點，那麼它就在於：他們還沒有澈明白他們的力量是如何的龐大和他們能够做些什麼！

(九) 葉密良諾娃著 外 科 醫 生 孺 然譯

『外科醫生』取材於衛國戰爭時期的後方傷兵醫院，是第一次展示蘇聯醫生底藝術形像的試舉之一。這裏面講到富有靈人的學識、經驗、智慧、觀察力和透視人的能力而且視病人的痛苦一如自身的痛苦的外科醫生，講到孜孜不倦地努力學習的助手，講到視醫院如家庭的看護，同時也講到在一個偉大目標鼓舞之下一意視死如歸的受傷的戰鬥員。

(十) 西蒙諾夫著 俄 羅 斯 人 白 寒譯

『俄羅斯人』這一個名字現在已成了高傲的稱呼。爲什麼會如此？這劇本可以給你一個答案。這裏描寫一小隊俄羅斯人孤軍抗戰的可歌可泣的事蹟。其中有視死如歸的偉大的俄羅斯『母親』，有慷慨赴義的俄羅斯人，有大義滅親的俄羅斯『舅舅』，有不爲兒女私情所牽累的俄羅斯少女，有……這許多『俄羅斯人』就是使俄羅斯成爲無敵威力和使『俄羅斯大』這一名稱添上高傲光輝的基礎。

# 本社已出下列各書

- (一) **史大林言論集**〔中文本及俄文本〕  
——論蘇聯德國戰爭——  
本書蒐集史大林氏自蘇聯此次反德衛國戰爭開始以迄勝利結束時所發表的全部演講，命令，談話，書信等等言論，長短三十餘篇，為史氏指示此次蘇聯戰勝德國之道路，係「列寧主義問題」以來之一大著作。
- (二) **莫洛托夫十月革命廿八周年報告**  
〔中英俄文本〕
- (三) **蘇聯國歌**  
——五線譜與簡譜俱全，三色精印，插圖多頁——
- (四) 葛洛斯基著 **特烈勃林卡地獄**〔中文本及英文本〕  
「……驚人暴行。令人髮指！……」  
殺人機械化滅絕學化！曝露德軍在波蘭之暴行！
- (五) 柯鹿烏洛夫著 **俄文讀本**

## 各種日報與定期刊物

——中文出版者——

一 時代日報〔日刊〕

二 時代雜誌〔周刊〕

三 蘇聯文藝〔月刊〕

四 蘇聯醫學〔月刊〕

——俄文出版者——

一 時代雜誌〔文藝半月刊〕

二 今日雜誌〔綜合學術性半月刊〕

——英文出版者——

每日新聞〔晚報〕

定閱及經售處：上海斜橋弄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

